

金丁作品选

方修主编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6.2
2

馬華文學六十年集

金丁作品選

方修編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金丁作品选

方 修編

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81,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63-C, Jalan Sultan, K. L. Malaysia.

东艺印务公司 承印

1979年7月第1版，订价 ~~S\$2.80~~ 57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前 言

方修

(一)

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一九三七——四二)，新加坡有「五大报副刊」，主要是指五个每天出刊半版至四分之三版的文艺性日刊——星洲日报的「晨星」、南洋商报的「狮声」、星中日报的「星火」(——「星河」)、新国民日报的「新路」——(「新光」——新园地——「新流」)、总汇报的「世纪风」(——「文会」)。其中「晨星」和「狮声」出刊最久、阵容最盛，各有一批基本作者。如果说，铁抗和张天白等人是「晨星」的经常撰稿人，那么，金丁便是「狮声」的台柱。

金丁，姓汪，河北人，一九三七年杪由上海南来，在本地中学任教。一九三八年初开始在「狮声」、「晨星」、「星火」等副刊撰稿。其后稿件即集中於「狮声」及其姐妹刊物，如「南洋文艺」、「今日文学」、「南洋周刊」(杂志)、南洋商报星期刊评论版等。比较重要或篇幅较长的作品，如「抗战文艺讲座」(十讲)、「抗战中的青年问题」(廿六讲)、「评小红的『关于南洋战时的文学』」、「发展南洋文化的诸问题」、「旁观者」(小说)、「女工日记」(中篇)……等，则大多发表於「狮声」及「南洋周刊」。

「狮声」於一九三八年冬至三九年中推行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虽然提倡及负责组织活动的是张楚琨、陈国华等人，搞创作

实践的是陈如旧、黄嫫云诸家，但理论方面的代表作者却是金丁。他的一些有关的论文，如「怎样通俗化」、「对于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等，可以说正是代表该刊编者和作者的一般观点。当时业余话剧社一派的作者对于「狮声」这个文学通俗化运动很有些意见，因而金丁也就首当其冲，与业余话剧社的导演叶尼发生了论争。叶尼写了「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批评「狮声」的通俗文学作品太过偏重旧形式的利用；金丁则写了「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几个问题」，对有关指摘进行答辩。

金丁南来以前，已先后在北平和上海搞了六七年的文艺工作。大约是「一二八」前后开始，便有若干小说、速写之类见于「尖锐」、「现代」、「自由谈」等报刊。初时因为作品颇多欧化句子，一度受到瞿秋白的批评。在上述的关于通俗化问题的论争中，叶尼偶然提及此事，金丁也不否认这桩「文坛掌故」。此外，在「文学的功用」、「抗战中的钱亦石」等文章中，金丁也自言他在上海等地和林伯修、钱亦石等人时有过从，又曾对大公报的记者发表过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可见至少在旅滬后期，已经是一个略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了。这就难怪他在本地的文艺界出现，一开始就十分成熟。

星加坡沦陷期间，金丁随郁达夫、胡愈之一行避难苏岛。战后返星，住了一个短时期，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兴趣似已转向印尼文学的研究。后来经港赴华，从事教育工作。

(二)

金丁留在本地的作品，多数是一九三八年初至太平洋战争发生前这段期间所写的。这些作品主要的有下列三类。

其一是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创作的历程和当时一般刚从中国

来的作者相同：较早一段时候是写中国题材，后来才转移到反映当地现实。例如一九三八年的「沦陷以后」和「谁说我们年纪小」两个短篇，写的都是中国抗战初期的故事；到了一九三九年的那篇「旁观者」，便完全是本地救亡时期的人物形象的刻画。这是十分正常的发展。作家总是要在熟悉生活之后才能描写生活的。一个还在担心水土不服的南洋新客，由於对南来前的一段生活认识较深，而本地的事物还很陌生，那么，他先写了他过去的一些感受与经验，再来写他渐渐熟悉了本地题材，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两种作品也完全是本地的作品；不能说前者非马华文学，后者才是马华文学。然而现在有些朋友却是有此看法；他们见到前辈作家某一篇文章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就不认为它是马华文学。这也许是受了战后初期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的影响的缘故。那时候，本地有些论者承认新到南洋的作家写出他们前此在中国的阅历见闻，只要不是向壁虚构的，那就仍然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却认为它们不是马华文艺，而是「中国文艺海外版」。有的论者还更进一步主张凡是写中国题材的作品都直截了当地称为中国文艺。我想这种根据题材来区分马华文艺与非马华文艺的方法是不大科学的。一向来，即使是土生土长的马华作者，写的也不全是星马的事物。譬如六十年代前后，本地就有不少人在写越战题材。更早时候，还有一些作品是描写发生在日本、德国、或英国的故事的。我们总不能把这些作品叫做越南文艺、或日本文艺、德国文艺、英国文艺的吧。

金丁的第二类作品是文艺评论。这类作品有的是关于本地文艺工作的指导理论，如「抗战文艺讲座」，「论反侵略文学」；有的是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如「关于南洋没有伟大作品产生」，「马华写作人当前的危机在那里」；也有的是关于文学功能或创作原理的阐释，如「文学的功用」，「关于创作」；有的则是

對於作家作品的评介论析，如「论非英雄史略与弗琅工」、「给徐訏先生的一封信」等。这些不同方面的文字，看来都有很高的水平。其中「文学的功用」、「關於创作」、「给徐訏先生的一封信」诸篇，可以见出当时马华文艺评论界對於文学本质的认识的高度。我个人尤其欣赏的是他的一些结合感性认识的论述。如「文学的功用」一文，谈到郁达夫和蒋光慈的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那与其说是一段评论，毋宁说是一个亲身受到这些新文学作品的影响的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他说：「在今日，提起郁达夫的『沉沦』、『血泪』、『茑萝行』来，人们会说那些作品太颓废吧。然而，在十年以前，郁达夫的小说，曾为许多青年所爱读；郁达夫的小说，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中，並不失其文学史上应有的意义。郁达夫的小说，差不多都是写他自己的；但是他所写的，又正是当时的许许多多的青年；郁达夫的苦闷，也正是当时许多青年共有的苦闷。他的小说是颓废的，但也正是从看到那颓废的故事，而理解了那颓废的社会根源。我相信有不少人受过郁达夫小说的影响，我更知道有些受他作品影响的人，倒不一定在生活上堕落下去；相反的，他们由於同情那作品中堕落的人物，而渐渐去追究那堕落的社会根源，从而与那造成堕落的社会根源相搏斗。达夫较后的作者，应当是蒋光慈了。……」这些情形，当时一般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已经不大了了，现在的人更是所知不多了。

第三类作品是文学艺术问题以外的论文；包括国际时事、文化教育、哲学问题、青年问题等等的论述。哲学是金丁的专好之一，讲起来自然娓娓动听，但其他问题也同样分析得很好。他的论文总的优点是平稳健实中时有独到之见。他走中锋，不走偏锋，文章不论长短，都是正面立论，明剖直析，中规中矩，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又不流於老生常谈，人云亦云，而是几乎每一篇都多少

有点新鲜的见解。例如「救亡和读书」，作者认为在那国家民族危如累卵的时候，如果单单让学生背背「环滁皆山也」或解说什么单子叶植物与双子叶植物的区别，那在主观上纵便是「培养青年」，实际上都正足以削弱抗战的力量。学生只有积极参加救亡工作，才能获得读书的好环境。然而也不是应该等到救了国再来读书，而是应该针对困难的环境，来读一些最切要的书。譬如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世界政治经济的现状，民族解放运动史，敌我力量的对比，战略与战术，思想方法，怎样教育落后群众……等等。但是主张读这类书，也不是等於说「暂顾目前」，相信这一类书还有其比较永久的意义和价值。並且这一类书也只有在参加救亡运动中，才能使学生更容易了解，更有心得，更有实际效果。——这一段文字，看似平淡无奇，一般论者都写得出来，其实至少最后一两点却是颇有深度的。

又如，在「中学毕业后怎么办」中，作者说：「把中学毕业后的问题，都归结在有无职业问题，这也是不大妥当的；这是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了。因为职业问题，已经不是当前中学毕业青年的困难问题了。当前的困难问题，是有无工作的问题。一般青年没有职业，的确不该说是青年没能力。因为任凭如何有能力的青年，也仍然不能摆脱这种难免不幸的遭遇。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在没有把一切外力的束缚解放之前，整个失业问题，是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的。也因此，在这紧张抗日的今日，要把自己的力量安放到适当的工作上是不必发愁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一般青年，不是把职业和工作对立起来，便是把职业和工作视为无差别的统一。其实，有职业不一定就有工作。不过我们也不是不要有职业。我们甚至於觉得好的职业要做，不好的职业也要做；不过要注意「工作第一」，职业是属于工作的。」这个题目，陈旧、空泛，本来很难着笔，一般人写来，可能是针对「毕业即失业

」的社会根源痛予抨击，然后归结到社会改革问题；或者是拿「职业无贵贱」的老套来发挥一番，然后劝告青年去做蓝领阶级，不要好逸恶劳。作者能够这么言谈不落俗套而又切实有用，的确是不容易的。

(三)

金丁的以上三类作品，由一九三八年初至四一年杪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的三四年间，总产量估计约七十万字，本书所辑录的仅得其十份之一左右。

此外，他也写些抒情或记事散文，如「怀乡散记」、「抗战中的钱亦石」等，但量方面似乎不多。不过战后写的那篇「郁达夫的最后」，却是一份很重要的研究郁达夫的资料。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

目次

前言.....	方修.....	1
---------	---------	---

第一辑

沦陷以后（小说）.....	11
谁说我们年纪小（小说）.....	17
旁观者（小说）.....	32

第二辑

关于「南洋没有伟大作品产生」.....	49
文学的功用.....	51
展开马华剧运的几个问题.....	55
我所写的並不多.....	60
为什么要推进歌詠运动.....	63
论「非英雄史略」与「弗琅工」.....	65
给徐訏先生的一封信.....	70
关于「创作」.....	74

第三辑

纪念一二八应有的新认识.....	81
------------------	----

對於扩大巩固团结的几点意见.....	83
救亡和读书.....	85
新哲学中对立统一法则的研究.....	89
侵略主义往何处去?	95
一九三八年的中国文化	100
中学毕业后怎么办?	105
南洋华侨的文化	109

第四辑

抗战中的钱亦石.....	119
怀乡散记.....	121
郁达夫的最后.....	126

第一辑

沦陷以后

阿黄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发白了。远处山岗上有一群乌鸦慢慢飞，枯树叶子成群地跑近了身边，在脚下打了一个转弯，就又跑回去。风很大，怕是又要落雪吧，他把靠在树干上的脊背往上挺了挺，用手在地上一撑，就站起身来。

这时四大叔正在河边走着，桥已都折断了，为了守河，这老人又是一夜没有睡。除了因为天寒不时有点咳嗽以外，他並不比年青人弱，他可以跑山，可以过河，也可以一两天不吃东西照旧做事；到了夜晚，又总是对那些年青的伙伴说：「你们睡吧，让我来守夜，不然我也睡不着。」

阿黄近来是更觉得这老人可亲了。

整理了下那已挂在身上的子弹带，想故意吹一声口笛，告诉那老人自己已经醒了，可是看到山岗下的那条公路，想着公路那边城里发生的一切事变，想着父一代子一代都住了几年的自己的房子，还有自己的产业，被杀害了的自己的父母，不知下落的自己的妻子，他终于不能自禁，他忿怒起来。

记得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是头刚躺到床上睡了不久吧，忽然外面有人打门，声音很急。

「有事吗？」好像预料到有什么意外似的，穿起了鞋子，他就去开门。

然而门开了，却看不到那刚才打门找他的人，城东南角上是整个天空都染红了。继着是迎空而来的一阵枪响，犬在吠着，大人们跑着，小孩子哭着。人们急急地踏过街道，又逃到不知去向了。

随着人们跑着，跑过了大街和小巷，跑到旁人和自己都不知道是应当向什么地方跑，这样地却终于到了城外，枪炮声渐渐地远了。

坐在公路旁边，望着远处为炮火照得一亮一暗的松林，望着头顶上的闪烁的繁星，阿黄忽然想到，自己是不该逃了。他连更多的一件衣服也没有从家里带来，他什么都没有带出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妻子在他自己逃出城时，他们是怎样的。

他觉得逃也许还是要死，也许不逃，他最少也可以看到究竟，敌人在城里是怎样的烧毁淫掠，可以到死也守着自己的父母妻子，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家。可不是吗，一个人倘使不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倘使不是为了自己的产业，究竟又是为的什么要活呢？

然而事实上，他现在却是终于是「已经逃了」，而且还要逃下去，仍是随着旁人走着，大家的意思找个较远的村落再停脚。

几十里内找不到村落了，人群带着疲劳，带着饥饿，带着一颗渺茫空洞的心，只是难停息地往前去。人走过处，尘土上飞起来，遮满了天空，饭是没有的，有钱也没有用了。为了有时心里空得发慌，人们伏身河旁，大口吞饮着河水。草是没有的，树叶也早已黄了，落了，为什么又偏是逢到这样的冬天啊！

小孩子走不动的便被迫落在路旁，大人们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人们咬紧牙根地往前走，因为只要一停，就不想再走了，就再也走不动了。

坐在水沟旁边，女人们摇着散乱的头发，哭着。

「我不能走了，我情愿死了啊！」

这样地就倒了下去，一无声息，太阳穴和脑口继续动几下，过后便死了。

然而不管这一切，在白天，飞机还是不放松这些劫难中的人，像雨点一样的打落下来的机关枪弹，使许多人遇到了无可避免的厄运。

整整走了一天一夜，他们算是找到了停脚的村落，事实好像找不到歇脚处也无力再走了。

然而脚一停下来，肚子立刻就更饿起来，怎么办呢？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

阿黄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掌，几百个人聚在一起，几百个人只是一条心似的，商量着办法。

「大家找区长去，怎么平时我们给国家纳租，平时我们受政府的管辖，难道这时候政府就不管我们吗？」

「我们不能饿死。」

「对呀，不能饿死！可是怎么样的死我们都不愿意啊，我们非大家帮助大家不可，只有大家帮助大家我们才可以不死。」

「东洋鬼佬要让我们死，我们不能死，我们要活，我们要区长替我们找枪，找子弹，我们要打回城里去，我们一时打不回去，我们将来一定能打回去。」

「打回去，我们不能像绵羊一样等着旁人杀。」

「对呀！找区长去。」

「区长找不到，我们应该找邻村里的人帮我们的忙，大家帮助大家啊。」

就这样的，这一群不认识的人，平素自己管自己的人，他们现在不但要为自己有命，他们还要替这整个的一群来打算。他们懂得了自己和旁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要活，大家就应

当帮助大家啊。

他们选出了一些人去找区长，那些人到村落里去求援助，他们想了许许多多的办法。

记得这以后什么事情好像都有办法，什么事情只要大家一商量就可以做到，枪有了，吃的东西有了，附近村落里的人们，也变成自己人了。人是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什么事情也就越容易解决了。

想起了一向没有拿过的枪，阿黄有点不习惯地感到心跳了。如果他能用这杆枪把占据在城里的东洋人都打死，又如果中国人有朝一旦能够打到日本去……然而想到最后，他忽然难过起来：城里是依旧被日本兵占据着；有新从城里逃出来的人诉说，满城已经挂遍了太阳旗，有汉奸组织了维持会。

可是城里的中国人几乎逃光了。

逃不了的，凡是女人就都被掳了去；谁都晓得被掳走以后将会遇到怎样惨酷的不幸。男的，被那些日本兵从喉里灌了煤油，活活地烧死了，活活地把从胸部以下的身体埋到土里，於是头和肩膀被太阳晒焦了、晒烂了；而那些被缚在树干上的，脖子上插着刺刀，刺刀一直穿到了树干上。

城北门的门楼上。钉着许多裸体的女尸；沿街电杆上挂着许多人头，乌鸦把那些人头的眼睛完全吃光了。

几时能够把这一切侮辱完全洗净？几时能攻进城里去？据说政府方面派来的援兵就开到了。

不久以后，记得那是一月中旬，记得那是离旧历年不久的時候，敌军受到三方面紧密的包围，果然退出了县镇。

果然也还有这么一天，他阿黄又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而这一天又是几乎意料那么快地就来了。

那是一个本来下雨、后来又变得下雪的早晨，队长忽然召集